

熟人之间帮忙办点事、互助一下很正常,也是增进友谊的润滑剂,但是有时候会拿捏不准,比如有人请我帮忙找工作之类的,或者跨省调动,这种事都是超有难度的,还有一个朋友叫我帮他上大学的女儿换专业(换系),我都办不成。因为这不是朋友帮忙而是要动用权力,绝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

自证十分艰难,比如自证清白、自证是非,这其实需要客观认可,根本没法自证。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无论我送给她什么,过段时间回礼总是大于预期(至少是大于我送她礼品的价值),但其实她的经济状况非常一般。我理解她的真诚就是自证自己不是一个占便宜的人,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然而朋友之间是最不需要自证的,付出和得到的人收获的是同级别的快乐。不过我现在不太敢送她什么,怕给她造成负担。就连我认识的两个钟点工,只要是额外的报酬,我付一百她们都会回礼八十,我的理解是自证有骨气。还有一种情况是曾经的辉煌成为不得不自证的原因,如果是玉女掌门人就不允许自己有一根皱纹,如果做过云端人物就绝不过世俗生活。

所以才说自证是无形的枷锁,会让人的言行变形,进退失据。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没骨气,不喜欢自证,随便别人怎么看,问我,答:你怎么听说的就怎么相信,没有关系。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老邻居胡伯伯是皖籍绩溪人,与胡适同宗。他早年在茶叶店当学徒,中年后在文具店工作。胡妈妈小他十岁,有一女小兰,视为掌上明珠。小兰很孝顺,成年后招婿,育一子,从胡姓。我们两家关系胜似远亲。

胡伯伯患严重哮喘,冬季常发。那时小兰才上三年级。一次胡伯伯深夜发病,胡妈妈叫醒我,借一辆小板车,我连走带跑把胡伯伯拉到大方巷三院抢救,转危为安。人家还以为我是病人的儿子呢。小兰临产时,我爱人半夜陪同把她送进市立第一医院,并联系了我的一位当妇产科医生的亲戚,安排入院待产,直至孩子平安降生。承蒙胡伯伯全家对我的信任,委托我给这孩子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胡震宇。胡伯伯是一位典型的好老头儿,平时言语不多,但脸上常年挂着可掬的微笑。胡妈妈乐善好施,人缘很好。两个老人喜欢小孩,我的两个儿子那时成了他们的“玩具”,他们常常给零食,给买衣服,也替孩子做衣服。有时我们有急事不便带孩子,就请二老帮忙照看。上世纪70年代初老百姓大多烧煤炉,煤气奇缺。胡妈妈居然弄到一只。第二天便把我家的煤炉“封”了,让两家合用。那真叫雪中送炭!妻尤为感激,免去了每日生炉子烦人的烟熏火燎之苦。又过了一些时日,胡妈妈又托人搞到一只煤气,她主动提出把新的给我们用,她家用旧的。1982年我们搬出小院,两家仍时有来往。每逢岁末,总少不了问候。胡伯伯七十大寿我们全家还去凑了一番热闹。不几年,一次我在山西路广场邂逅胡妈妈,她泪眼婆娑地告诉我,胡伯伯中风突然走了。我听之愕然,抱怨她没通知我。胡妈妈不语。我明白,她是最不愿麻烦人的人。后来小院拆迁,胡妈妈一家三代四口,迁到三牌楼菜场那边去了。我们去看望过她几次。胡妈妈七十寿辰,我们全家在饭店里为她祝寿,并请他们一家到我们家做客。后来胡妈妈病重,我和妻子去探望。胡妈妈“走”时,因我出差,妻去送行。尽管时隔多年,每当忆起二位老人的点点滴滴,怀念之情仍油然而生。



我们上海文艺界朋友们共同的家园——上海市文联已经成立75周年了。作为上海市文联的重要文化品牌项目之一,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设立至今已有36年了。我自2004年至2020年间,在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会中担任评委和监督员,回顾那段岁月,令我深深感慨。我参与这项工作,“白玉兰戏剧奖”在黄佐临和袁雪芬两位戏剧泰斗的相继领导下,已经具有了媲美“梅花奖”的极高声誉,成为全国乃至海外表演艺术家追求的崇高荣誉。袁院长提出并坚持的“送礼不要,请客不到”八字规定,镌刻在每个评委的心中,落实在行动中。

所以,我自从担任第15届评委之日起,就告诫自己,一定要严守规矩,珍惜这个岗位,决不能玷污这棵高洁的“白玉兰”。申报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要求演员本人必须在上海舞台上现场演出,也

陆澹安与郑逸梅的最后一面

吴南瑛

眼前是一本充满时代印记的学生练习簿。封面上印着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学生,肩挎一把带刺刀的钢枪。虽是横线稿纸,使用者却依然循着旧式习惯,将本子竖过来,从右至左、自上而下,虽是圆珠笔草书,却不失娟秀齐整,一笔一画记录着一位八旬老人每日的起居作息、友朋往来与家常琐碎。

这是陆澹安1980年的日记。3月26日那一页写道:“下午二时,逸梅来,带来马力所购《小说词语汇释》一册,乞余题字。余乃另取一册,题字赠逸梅。”谁也不曾想到,这竟是澹安公生前最后一则与友人往来的记录。次日的条目,只留下孤零零的日期序号。3月27日,这位笔耕不辍的海上文人不慎在下楼时跌倒,生命遽然而逝。郑逸梅小陆澹安一岁。二人因南社、星社而结缘,志趣相投,曾一同参与创办大经中学,一生往来频繁。谁又能料到,这一次寻常的求书题字,竟成永诀。

陆澹安晚年倾注心力的《小说词语汇释》与《戏曲词语汇释》,堪称其学术生涯的巅峰。他题赠郑逸梅的《小说词语汇释》初版于1964年,由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皇皇数十万言,收录宋元话本至清代小说中的俗语词语八千余条,在没有电脑检索的年代,这样的工作全凭博闻强记与深厚积累,可见作者所下功夫之深。

《戏曲词语汇释》则是前者的姊妹篇,为陆澹安

未及亲见出版的遗著。在这本日记的3月1日条中,记有:“旧历元宵,下午,写信致李国全,附《戏曲词语汇释》前言篇,但未寄出。六时,换纱布,八时,看电视《龙潭底来的人》,十时半寝。”其中“戏曲词语,千百年之积淀,非细加梳理不能明其妙趣……”这篇直抒胸臆的序文,也是澹安公留在人世的绝笔。

两部《汇释》凝聚陆澹安数十年心血。他自小爱好古典文学、戏曲与小说,与常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从不满足于浅尝辄止。郑逸梅曾感叹:“澹安治学之严谨,实为吾辈楷模。一词一句,必追根溯源,绝不妄下断语。”尤其在那些漫长的凛冬岁月,身处特殊年代,他仍埋首故纸堆,凭的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定力与毅力。痛失挚友后,郑逸梅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这两部《汇释》的价值,誉其为“澹安先生毕生心血之所萃,后学研习古典小说戏曲之津梁”。

郑逸梅少陆澹安一岁,今年适逢其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自幼陪伴祖父、最得其偏爱的孙女郑有慧,近年亦致力于整理出版祖父遗稿与书信。可惜,翻阅新近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逸梅日记》时,未见1980年条目。

早在2010年,陆康便为祖父整理出版了《澹安日记》,其中收录了澹安公1910年至1943年间的日记,殊为难得的是,这一时期的日记均以毛笔书写,笔触间可见民国文人承前启后的独特书风。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那本薄薄练习册,正是除《澹安日记》之外,澹安公1949年之后的日记散页,目前亦在整理中。

陆康回忆,自有记忆起,常有祖父的各方好友来访。早先,客厅里会挂有祖父收藏的书画,隔一段时间还会替换。有一位公公每次来,常会掏出一本小本子,看到会心的句子就会抄录,这位公公就是郑家逸梅公公。他还曾

逗陆康说,你的叔祖陆石年晚睡觉,你祖父则喜欢熬夜工作,到了白天(上午),叔祖父出门,祖父则在家睡觉,所以小偷是没法到你家偷东西的。到了特殊时期,与祖父交好的老先生们境遇多艰,家中客厅不复往日热闹。但每到周末,郑家公公必定会来陆宅,借书还书。两位老人相对而坐,一边翻阅古籍,一边切磋学问,是陆康记忆中那个荒芜年代里难得的温暖画面。

仿效祖父治学行事之风,陆康也有收藏信箋手稿的习惯。前不久,陆康找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移居澳门后,郑逸老寄去的十来通信,其中,夹杂着一份誊抄得清清楚楚的郑逸梅1990年年谱,是当年郑逸老拜托陆康发表于澳门日报上所用的原稿。陆康欣然将之还给了郑有慧。手捧年谱,郑有慧感慨万千:“这是家父的字迹,而祖父正如年谱所记,每日都是那么忙碌、勤奋。”同样老而弥坚,郑逸老曾和周围朋友说:“我每天写四千到五千字,如果哪天不写,就是我走了。”1992年7月6日上午,九十七岁高龄的郑逸梅完成了一篇七千多字关于潘天寿的文章,当晚因脑梗送医,四天后与世长辞。郑有慧说:“我相信,发病前他自己心里是有点感觉的,所以那儿他一直在写。祖父和澹安公公一样,他们真正做到了写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澹安公去世后,其长子做主,将澹安公所藏4000余册精选的藏书、碑帖捐给了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而在此之前,被请到家中帮忙代为整理的就是郑逸梅和钱伯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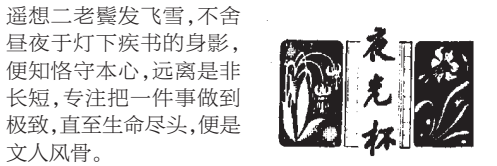
郑逸梅曾说:“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自感不贫不贱,就能常处乐境,于身心有益。”淡泊明志,安贫乐道。陆澹安与郑逸梅虽术业殊途,却同以“磨墨人”自居。学林或许寂寞,但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读到《时时刻刻》英文版时的情形:人就像坐在看不见桨的船上,被微风起浪的水流推着走,两岸是似曾相识的人与物,呼吸的节奏慢慢跟着调整到句子之间的换气口。一点由淡转浓的忧伤,如常青藤般枝枝蔓蔓地在文字之间延伸。到今天我都记得,在这部小说序幕的最后一节,弗吉尼亚·伍尔夫揣着一口袋石子儿走入河水深处,“她那被挤压在桥桩上的半边脸吸纳进了所有的一切:卡车和士兵,母亲和孩子。”那是1998年,迈克尔·坎宁安刚刚凭着这本书拿到了普利策小说奖和福克纳文学奖。我当然不会忽略图书文案上指出此书与《达洛卫夫人》之间存在强互文关系,但真正翻开书以后,还是读到暗自心惊,头皮微麻。这岂止是互文?分明是隔了数十年的时光,将《达洛卫夫人》的种种意象、符号、元素与伍尔夫本人完全捏合在一起,徐徐推进时光机。从另一头出来时,已经是三个新故事,沿着新的时间刻度,循环往复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除了序幕中伍尔夫自杀的那一段发生在1941年之外,其他的情节都均匀分配在三段时空里:1923年的伦敦,伍尔夫在构思《达洛卫夫人》的同时在精神疾患中挣扎;1949年的洛杉矶,全职太太劳拉·布朗被禁锢在令人窒息的婚姻中,她的救命稻草是偷偷在旅馆中开一间“自己的房间”阅读《达洛卫夫人》;二十纪末的纽约,外号“达洛卫夫人”的图书编辑克拉丽莎走出公寓,替她的初恋情人、刚刚获奖的作家理查德筹办大功派对,她和派对的男主角都被往事与现实裹挟其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同一团阴霾,以舒缓、优美然而残酷的步态向这三个时刻同时袭来。

即使只是一则内容简介,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达洛卫夫人》的文本是如何被全方位地植入了《时时刻刻》。有些符号被埋藏得略深一点,比如,如果你读过伍尔夫那篇著名的散文《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其他》,那就一定会对《时时刻刻》第二个时空中的女主角劳拉·布朗的姓氏心神领会。在那篇散文中,伍尔夫温和而坚定地指出,列车正在行驶,但驶不是从里士满驶往滑铁卢,而是从英国文学的一个时代驶往下一个时代,因为“布朗太太是永恒的,她代表的是人性”。

无论是小说《时时刻刻》,还是根据小说改编、拿到了奥斯卡奖的电影《时时刻刻》,都是对《达洛卫夫人》主题与风格的延展——这一点不难理解。这个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悲剧,是七十余年前《达洛卫夫人》的悠远回声。



包馄饨

龙钢

记得小时候,包翘馄饨是极其不容易的,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时,才会包馄饨。包馄饨何以不容易?当年买肉要肉票,包翘馄饨需要用去大半个月的肉票,馄饨皮又要粮票,这些肉票粮票,对一般家庭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有次星期天,家母一早便去菜场排队买肉,芹菜没买到,只能用青菜代替。家母将买回来的肉洗净,切成一块块小肉,让我帮着粘成肉糜,自己去洗菜、烫菜、剁菜,然后将剁好的菜放在一块纱布里使劲地捏,将水滤干,再将肉糜和菜进行搅

拌做成馄饨馅。邻居王家阿姨见笔者家“兴师动众”便问:今天是否舅舅要来?那些年舅舅一家来做客,菜肉馄饨招待是标配。

馄饨馅里的青菜和芹菜,品质还是不同的。上海人包馄饨喜好用芹菜,这是因为芹菜味道鲜美有嚼劲,青菜的味道就差多了。但在特殊年代,芹菜是“稀缺商品”,很难买到。舅舅一家知道后,有次到居住的中山北一路共和新路一带的农田里挑了一篮子野芹菜送来,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芹菜鲜肉馄饨。

笔者居住的楼里,那些年不管哪家包馄饨,都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送给邻居,这在我们楼里成了一种大家都要遵守的“默契”,其他楼里的居民说,你们好幸福,一年吃好几次馄饨。

十日谈

团结创造新征程

责编:刘芳

上海翻译家协会是一个温暖、谦和、散发着书卷气的共同体。